

盼夫歸來

(版權所有—作者：陳城富，經授權 邱春美副教授教學、研究使用等)

南部台灣客家莊山麓，有一間建築高雅奇特的別墅，中西合璧，依著青山，圍牆外，田禾綠野，牆內高聳的松柏竹林，茂葉濃密。屋前房後，種滿了奇花異卉，千紫萬紅，一望即知為富豪高官的住宅。其宅主人為林姓老婦名林淨蓮，年逾古稀，晚年以其夫婦早期工作的積蓄和藝術素養，蓋了充滿藝術情調的新廈，每日深居簡出，除了栽種名花，修整庭院之外，虔心拜佛唸經。她早晚定奉香祈禱恩賜奇蹟，誠祈其丈夫早日平安歸來。

屋內設備樸素，除莊嚴的佛堂外，佈置了數坪書畫名作及古董雕刻。客廳入口放置了一位「空女像」屏風，佛像旁有一名貴音樂鐘，定時會放出特別美妙聲音。每位訪客均覺奇異，必細問其原委，林姓老婦初則細述由來，不久奇聞遠播；遠親近友，好奇慕訪者愈眾，乃親自錄製了錄影帶，每有訪客探聞則自動播放。

林淨蓮出身書香世家，富家獨生女，聰穎貌美，自幼愛好藝術；因此，留學日本藝術大學，專攻人物畫像。她在東京認識了醫科大學學生尤奇蓮，英俊才子，身體魁偉，除了醫學之外，又為大學游泳選手，愛好體育；對音樂、藝術、文學、哲學與政治涉獵亦多，可謂通才博學，學養精深。他與林女租宿鄰近，由知心好友，變為戀人，凡課餘假日，形影不離，郊遊訪勝，或在圖書館共研學術，十分配稱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突襲美軍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，瘋狂的發動太平洋戰爭。他聽了昭和天皇戰爭詔書，深思良久，認為日本軍閥作了錯誤賭注。他平常與美籍教授交往甚密，對美國國情瞭解甚深，美國科技、資源與國力遠勝日本，日本何以對敵美國，最後必為美國所擊敗，甚至日本本土將被轟炸摧毀成廢墟。明治維新以來長期建設成果，將因此戰付之一炬，實在可惜。

戰爭爆發的第二年（一九四二）春天。二人均完成學業，同時決定回台灣工作。回台之前，遊覽了留學期間未曾去過的工商大埠如仙台、青森、函館、札幌、名古屋、京都、大阪、神戶、廣島與長崎等，心忖這些大都市不久必被炸燬，戰後回來必不可復見。然後雙雙又到日本佛教聖地鎌倉與奈良，在長谷大佛（鎌倉）與東大寺大佛（奈良），誠心祈誓：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作連理枝，天長地久，永遠不變。」他們曾在傍晚時分，攜手同步在日本被譽為最富戀人情調的熱海海岸沙灘，深深體味日本名小說《金色夜叉》男女主角貫一與宮的恩愛情調，但發誓兩人絕不至小說所描述的結局。

一九四二年年底，他們回抵台灣故鄉，雙方家長極力贊同成婚，結成伉儷。婚後，他們在台北近郊買一棟新居，男的在公立醫院服務，女的在高等女學校任教，兩人規劃了許多將來家庭生活與事業的宏遠美景。唯好景不常，次年日本在南洋的侵略戰爭，轉勝為敗；美軍勢如破竹的反攻，日軍節節敗退，兵員損失慘重，只好在台灣大量徵兵補充。奇運夫婦新婚生活方甜，蜜月氣氛未褪，便接到

軍醫徵召令，須赴前線軍醫院服務。這對他們可謂晴天霹靂，唯軍令不可抗，只嘆命運作怪，無可奈何。出發前夕，奇運夫婦在附近神祇參拜，祈求平安。回途路經古董店，奇運順便進店參觀，見一個「音樂古鐘」，便予買下。此晚，奇運對其妻說了「音樂古鐘」的故事：一八一二年法國拿破崙大帝率六十萬大軍征俄時，有一位剛結婚的年輕軍官，出征前買了一個「音樂鐘」給太太，並告訴她：「想念我時即聽此鐘音樂，此音樂即代表我的聲音，此音不斷，我即活著，要不斷的聽，『信心會生奇蹟』，此去艱難危險，但我一定會回來。」又說：「拿破崙大軍征俄是歷史上大冒險，軍抵莫斯科，在俄國的『焦土戰略』下法軍抵不過俄國的天然武器－寒冬，在凍餒中慘敗撤退；回至法境者僅十分之一，而這位年輕新婚軍官竟幸運回來與妻重溫美夢。今天我買此鐘亦同理，請予珍重。」

一九四三年美國海、空軍在太平洋已佔絕對優勢，美國潛艇在太平洋活動頻繁，故日軍的軍事調動行動極為機密，以策安全。奇運被徵召入伍後，可能爲了船期的安全，一切通訊被禁止，故一直無任何訊息。淨蓮孤獨在家，早晚拜佛祈夫平安，聽音樂鐘以求心靈交感。時經五個月，忽從台灣陸軍醫院寄來一封信，無院址亦無寄信人姓名。拆開一閱，始知是其夫從菲律賓前線野戰醫院，託因重病送還台灣治療的病人帶回轉寄的信函。信中略謂：「離家後在台灣南部某基地集訓待船，此次徵召新兵約數千人，其中軍醫官近數十人。在高雄港分乘三艘運輸船運往南洋各島，航經中途，余船及另一友船，被美軍潛艇水雷擊中，迅速沈沒，余等跳海逃生，在海上浮游三日兩夜，終被日本軍艦發現救起。好在余在學時是游泳選手，故能在急難中求生。船至菲島被送至『馬來之虎』山下奉文司令總部報到，然後分到最前線野戰醫院服務。此地氣候惡劣，設備不全，由於戰爭激烈，傷患累累，醫藥缺乏，死者頗衆。余在此尚好，請勿念，你要特別保重……。」奇運妻讀信，一字一淚，夫能死裏求生，深謝佛主保佑，終獲平安。

但是自收此第一封信後，二年來再沒有第二封信，淨蓮的心境，痛苦焦慮，難以形述。

淨蓮訂了數份報紙，以便詳細瞭解南洋戰況，唯日本大眾傳播受到軍方嚴密管制，報喜不報憂，一切戰果均是虛假。其實，一九四四年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爲報一箭之仇，率領強大的第八軍進攻菲島；他曾在一九四一年被逐出菲島，當時誓言「我一定回來」(I shall return)，所以麥克阿瑟此番收復菲島之役必定異常激烈。日軍此時已缺乏軍火，處於絕對劣勢，節節敗退，在呂宋島的山下奉文部隊，死傷慘重。殘兵敗將由平地被趕逃山上，如同困獸，軍火食糧均極缺乏，逃難的士兵三餐難飽，在山林野外尋找可吃野生食物；有的不堪饑餓，利用夜間下山向美軍投降當俘虜，可獲溫飽。

一九四五年年初，新年氣氛尚濃，淨蓮接到軍方一份通知，那是奇運陣亡的通報暨白布包裝的遺物（日軍出征時均會被迫或自動留下頭髮等遺物）。這對任何相同遭遇的家屬來說，均是難以承受的打擊。淨蓮接此通知，傷心欲狂，多次昏倒，飲食難進，夜難安眠，已失去正常的生活。但她每聽音樂鐘響，便產生其夫仍然健在的信心；她將陣亡通報燒燬，並將遺物(頭髮)換裝在紅色信封，放

在佛堂案。數日來心中的傷感和壓抑，使她身體日漸消瘦，娘家母親帶她回南部農莊休養。經月餘休養，天天與大自然接觸，使她漸悟人生的無常，造化的奇妙，「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」，人生觀漸有改變。

一九四五年春天，大地復元，萬象更新，淨蓮又回到台北住所，屋內灰塵，如同其心中陰雲，層層厚厚，須慢慢抹去；她清理數日，內外已復舊觀。正當此時，有位自稱台北帝大醫科學生來租屋住宿；他也是來自南部客家莊，與其夫醫學同行，體態外形又稍似夫君，乃將旁側空房租借，可不經正廳自由出入。此生品學兼優，非常用功，唯早出晚歸，很少晤談。有一晚他帶回一屏風，屏風上有位美女像，因他的房間太小無法放置，要求放在房東正廳；據他解釋，此女像與他交往已久而失去聯絡之女友十分相似。某日下午當他放學回宿時，經某教會聽到鋼琴彈奏聲，是貝多芬月光曲，美妙動人，他乃駐足聆聽，數日來均如此。有一日他禁不住而入內探問寒暄，藉故尋找談話機會並請教她：「如何才能懂得音樂？」她溫柔的回答：「你被我琴聲吸進這裏，乃證明你已很懂得音樂。」又說：「我是日本音樂大學學生，因戰局惡化，身體又欠佳，乃休學回台休養。近日有音樂演奏會，故在此作練習，演奏會時敬請駕臨觀賞。」他欣然接受，屆時依約前往觀賞；演奏會極為成功，受到觀眾熱烈喝采。從此兩人成爲知心知音好友，互約每日傍晚在台北公園相會，風雨無阻，日久熱戀相愛。有一日他同一時間到同一地點，卻未見女友前來，等到深夜，亦未見蹤影。從此，連日打聽尋找，踏破鐵鞋，仍無覓處。身心頹喪之餘，有一晚路經藝術品商店，突然發現此「美女屏風」，乃予購回。

淨蓮聽後心有同感，失去女友與失去丈夫，同病相憐；爲了安慰他，告以其夫所言之「信心生奇蹟」，告之如真愛她，午夜時可對其像試喊其名及「我愛你」一萬次，她一定會顯身。淨蓮說完便回房睡覺。午夜他就試喊一萬次，但美女仍未顯身，他乾脆把美女像細心剪下抱著離開，愈走愈遠。從此，該大學生一去不復還，留下「空女像屏風」在尤家。次晨，淨蓮起床看到屏風空女像，心中以爲她的信口開河竟成事實，更相信「信心可生奇蹟」，就視此「屏風」爲珍寶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與九日，美國兩顆原子彈分別投在廣島與長崎，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。戰爭結束後，所有在地投降的日軍暨俘虜均分別遣送還回日本、台灣和朝鮮。淨蓮始終相信其夫未亡，故每有解送軍人還鄉船進港，不管是從基隆或高雄港進來，她都會去碼頭等待，一年餘來從未間斷，但是「眾裏尋君千百度，飲淚傷心不欲生。」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使她傷心不已。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爲奇運誕辰，淨蓮買了許多鮮花，以過去留學日本時所學，插了一盆能代表生日意義的美麗鮮豔的插花，放在奇運像前，慶祝其生日，默默的祝福他生日快樂；在佛主前亦誠心祈求保佑其夫平安歸來。夜已深，戶外冬季寒風襲人，鄰近居民早已入夢鄉，而淨蓮仍獨坐孤燈下，前思後想：往事何以多坎坷？人生何以多折磨？前途多麼渺茫？慈悲佛主何不現靈光？此時，屋內只有鐘響陪伴痴坐的淨蓮。

過了一會兒，門外忽有敲門聲，來人呼喊：「淨蓮我回來了」，「我是奇運，

我真的回來了」，淨蓮以為是自己的痴想幻影，從窗口窺視，暗燈下似有人影，又難以相信，輕輕開門，慢慢探視，確是奇運，「奇運快點進來，我等你太久了。」真是奇蹟，長久的祈禱，莫非真佛主慈悲。兩人熱烈擁抱，喜極而泣。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奇運！」奇運聽了淨蓮說了許多不幸往事遭遇之後，奇運也一一追述：從沉船求生，前線激烈戰情，野戰醫院的醫療工作，戰地生活的艱苦，呂宋島的地理民情，最後談到逃難上山與被俘的經過。一九四五年起日軍即敗退逃遁上山，在逃難途中，他的右腿嚴重受傷，無法隨隊伍行走，不得已脫隊自行；經過二日一夜，在山林中自行摸索，走走停停，精疲力竭，攜帶乾糧亦將食盡。當第二日傍晚，天色已暗，擬在大樹底下暫作休息時，福至心靈，抬頭仰望，忽見二位武裝美國憲兵以樹幹掩蔽其身，以步槍瞄準著他，正要扳機射擊，他立即舉起雙手，用英文喊：「不要射擊我，我是台灣人！」(Don't shoot, I am a Taiwanese)兩位美國憲兵聽到喊聲，放下步槍，前來訊問，把他帶到總部，經詳查身分後收入俘虜營。俘虜營主管知道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台籍醫官，且精通英、德、日文，故甚受禮遇。後來他透過關係與已經回國的美籍教授取得聯繫，該教授回國後，當選國會議員，為國防委員會委員，在政壇上頗有地位。經他的幫忙，把他從俘虜營釋放，且利用其外文能力調到情報單位做文件翻譯工作。為了工作機密，要他改用英文名喬治，當作亞裔美人，並禁止與外界作任何通信與聯絡；這種工作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後數月。日本軍部可能因他已失蹤，且俘虜營已無名字，故當作已陣亡；真是天大滑稽。當日本投降後，他請求離職還鄉，但未能獲准，且調他到偏僻的不同的數個島嶼工作，直到年底始得解職還鄉。戰爭造成天下多少人的不幸，包括在戰場與本土的人，包括他們夫婦在內。無論戰勝國或戰敗國，均付出極大的代價。正如海明威所說：「敗者損失慘重，勝者亦一無所得。」戰爭真是不值得，回想到他們夫婦目前仍能見面，應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等到奇運把故事說完，東方已白，這夜對奇運夫婦來說，比五年前新婚洞房花燭夜更有意義，更覺得快樂。次日充分休息後，回鄉祭祖，宴請諸親，然後在台北開設「奇運醫院」。從戰亂中倖存的奇運，特別懂得人的價值，生命的尊貴，故對病患的照顧周到。假日時許多舊時戰友，或昔日同學，均喜歡來訪談敘，醫院顯得十分熱鬧。

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悲慘二二八事件，由取締煙商擴大為暴動。參加份子大部分為從日軍解隊還鄉的舊軍人，他們受過軍事訓練，知道使用武器。日據時代留學日本而回台的留學生和知識份子，很快被捲入事件，由北部擴及全島，政府派大軍鎮壓，情治單位大事搜捕，共殺害二萬餘人。奇運因醫院工作忙碌，且因過去的遭遇而厭棄戰亂，未曾參加。但由於其醫院平時甚多從日軍退伍人員前往聚聊，故受到情治單位的注意。有一天傍晚，兩位荷槍軍人來搜查並把他帶走，名為約談，但從此一去不復返；幾十年來，無處尋找探查，淨蓮再一次失去丈夫。

淨蓮生有一女，自奇運失蹤後，辛苦養育其長大，完成大學教育，與留美科學家結婚移民美國；她則回到鄉下蓋了別墅度其殘年。她每天仍聽著「音樂鐘響」，看著「空女像屏風」，期待著丈夫回來，但這次沒有奇蹟，二次世界大戰沒

有奪走的，在國內的動亂竟使其夫一去不復還。

一九九四·七·二刊於民眾日報